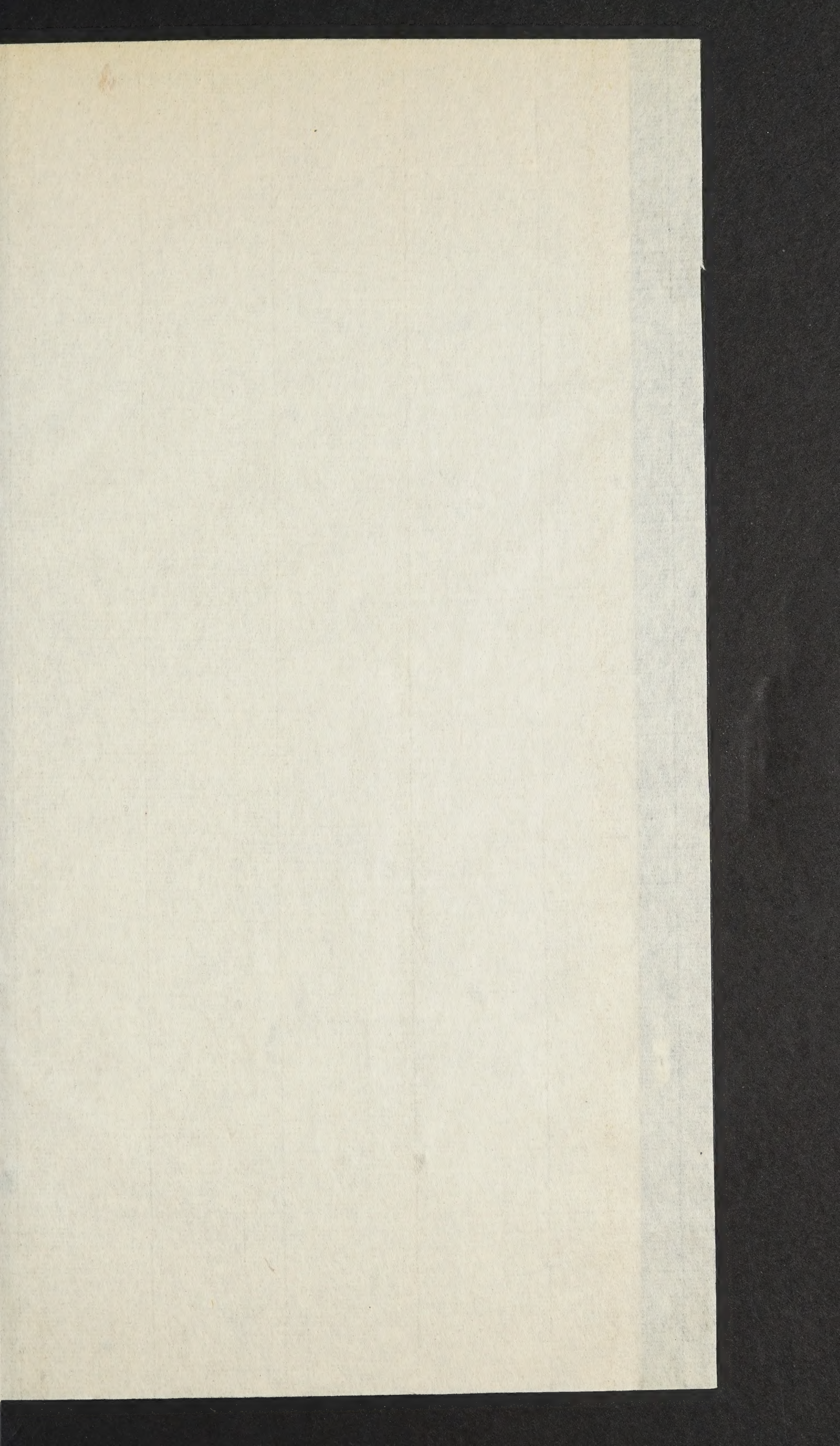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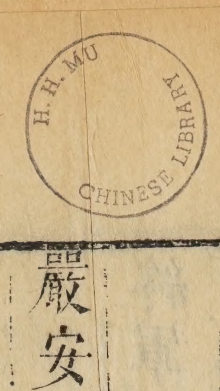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四　目錄

漢書奏議

魏相

王父偃

嚴安

南北郊奏

韋玄成

罷郡國廟議

翼奉

再奏封事

谷永

說上距絕祭祀方術

諫上微行

訟陳湯疏

師丹

定陶共皇議

王音

上言飛雉集于庭

對中常侍鼂閎詔

翟方進

奏紅陽矦黨友

平當

進樂議

毋將隆

諫賜武庫兵

楊雄

諫辭單于來朝書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四目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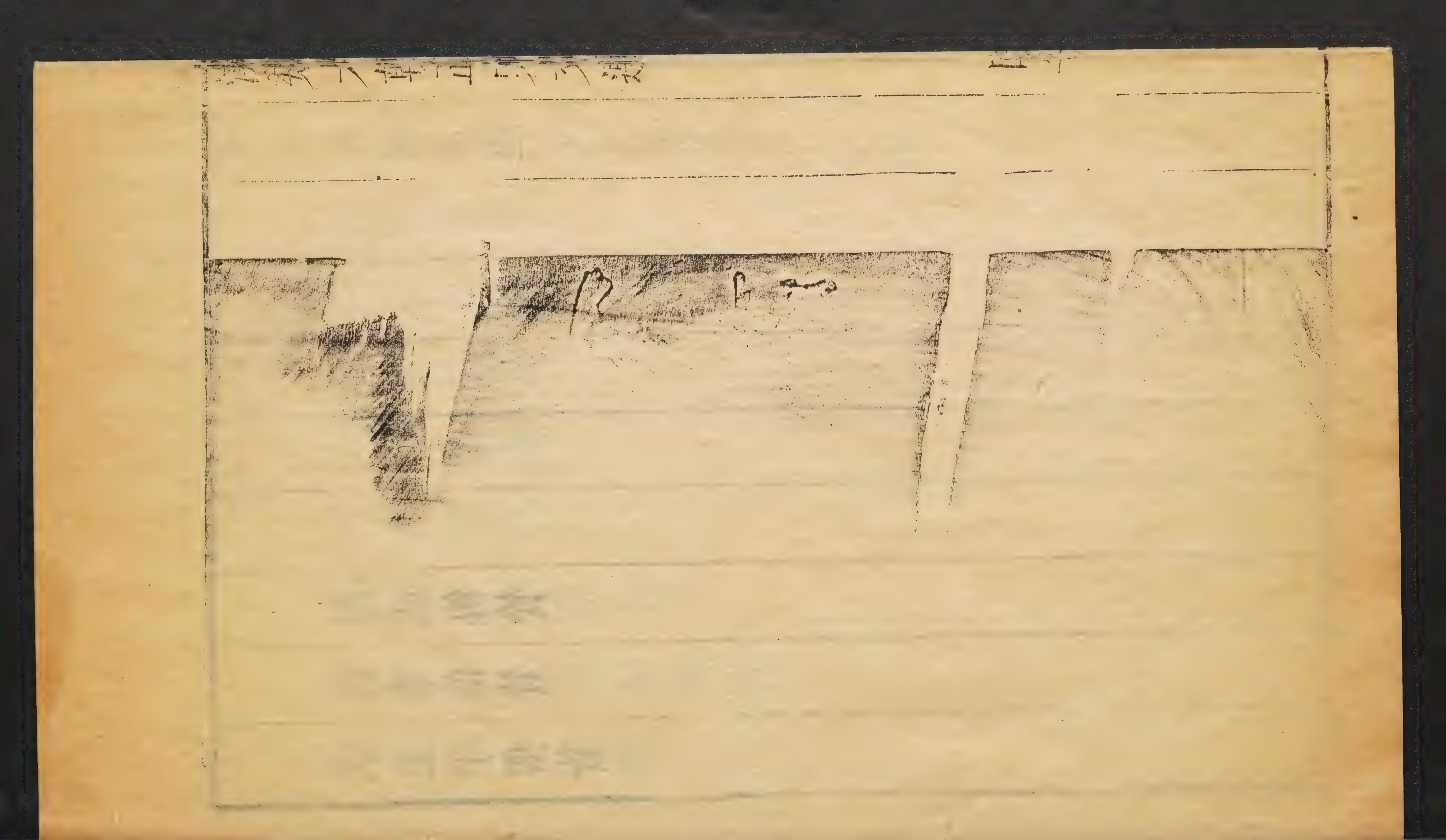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五　目錄

漢魏六朝古文六選卷之五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六　目錄

漢書　史論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六目終



雲間　顧在觀觀生　張一鵠友鴻
許濤龍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參訂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與丙吉善韋賢滿免代爲丞相與吉同心輔政爲人嚴毅視事九年薨

請尊任張安世父子封事

時霍光薨霍氏尤擅權安世素小心畏忌相欲尊任以防霍氏之變故上書

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民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

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萌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

安世德器深厚當山禹驕橫之際屹然鎭壓者雖斯人魏相識畧所以高人數等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與丙吉善韋賢病免代爲丞相與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爲人嚴毅視事九年薨

諫伐匈奴書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

忿於遠夷始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相居位無他奇輒畱心四方逆賊風雨災變及此書言陰陽風俗之大有聲宜矣

主父偃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北游諸侯皆莫能厚甚困及貴大臣皆畏其口賂遺千金或曰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諫伐匈奴 元光元年偃入闕衛將軍數言上不省資用乏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

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

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摶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竟之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用願陛下孰計而加察焉

此時方銳意匈奴偃之言曰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宜不相入然朝奏夕召者何哉固知其中有不得以巳者矣

此弊方銳意向以漏之言日務騁勝審武事未有
不偏者也宜不相入然朝秦夕召者何哉固知其
中有不得以已者矣

嚴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爲騎馬令

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

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敎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而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

此書後風武帝處借秦爲諭多二賈之所已言然

吾丘壽王 字子贛趙人也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久之復召爲郎遷東郡都尉徵入爲侍中後坐事誅

禁民毋得挾弓弩議對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

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亾、故聖王務敎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

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公孫弘以退爲進善詘於人然此對辭理兼長郎

欲彊飾亦不可得也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拜爲謁者使行郡國還奏上說自請使匈奴擢爲諫大夫南越和親軍請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遂往越越王聽許相呂嘉不欲發兵攻殺漢使者軍死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白麟奇木對　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

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

鋋、單于奔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右衽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三宮明堂辟雍靈臺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苴作席也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

武帝自足以當此軍詞不爲導諛矣

梅福字子眞九江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去官以
讀書養性爲事王莽秉政一朝弃妻子去

言王氏書 福數因縣道上言變事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亾敵於天下也。孝
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
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
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亾道、削仲尼之
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
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
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
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

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亾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亾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亾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

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
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
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
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
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
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
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
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

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

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

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

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

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

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

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巳明矣、故高祖

弃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

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
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
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
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
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
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
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

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
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
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
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
祖之軌、杜亾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亾逸之戒
除不急之法、下亾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
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
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

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亾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孰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亾及已、

大要以高文武三帝得士爲主、得賢以自輔者、所

以遏亂萌深于斥王氏者也

而一家私密緘之並學之一[illegible]者實具之[illegible]

於是乃上道令臧聲誦其位授以魏相從之號至

于茂林比丘法師之大者推自帝光之賢不能為于

稱歎為[illegible]實出易南則帝者曰掃著火給布相就陰於

為師修於[illegible]書後[illegible]亦陰及也

以選圖前幾千年王丸弃也一云樹[illegible]自輪者所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任光爲郎遷侍中奉車都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後元二年上病篤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奏廢昌邑王 昌邑王既即位行淫亂光與羣臣白太后具陳昌邑不可以承宗廟狀

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楊敞 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韓增 後將軍臣充國。趙充國 御史大夫臣誼。蔡誼 宜春侯臣譚王訢 當塗侯臣聖。姓魏 隨桃侯臣昌樂。姓趙 杜侯臣屠耆堂。故胡 太僕臣延年。杜延年 太常臣昌。蘇昌 大司農臣延

年。(田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姓史)廷尉臣光。(李光)執金吾臣延壽。(李延壽)大鴻臚臣賢。(韋賢)左馮翊臣廣明。(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周德)長信少府臣嘉。(不知姓)典屬國臣武。(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王遷)臣畸。(宋畸)臣吉。(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並不知姓)臣夏侯勝。(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不知姓)臣卬。(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亾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行前即帝柩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自往至署取節也）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

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下謂柩之入冢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祭泰壹神樂人也牟首地名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禱淫祀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后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扶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

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

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

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

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

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以為常內入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

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

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

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

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薄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雋姓舍名也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備書羣臣姓名足見非一人私五代唐六臣傳書

臣蔚臣循連下數臣字慘於刀鋸之誅然法實本

此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臣謝臣循運干數臣字修於乃錄之詳然法實本
衛書譔臣延名是見非一人私注代唐六臣傳書

張敞字子高徙杜陵宣帝初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起自請治之到膠東國中遂平守京兆尹敞以經術自輔其政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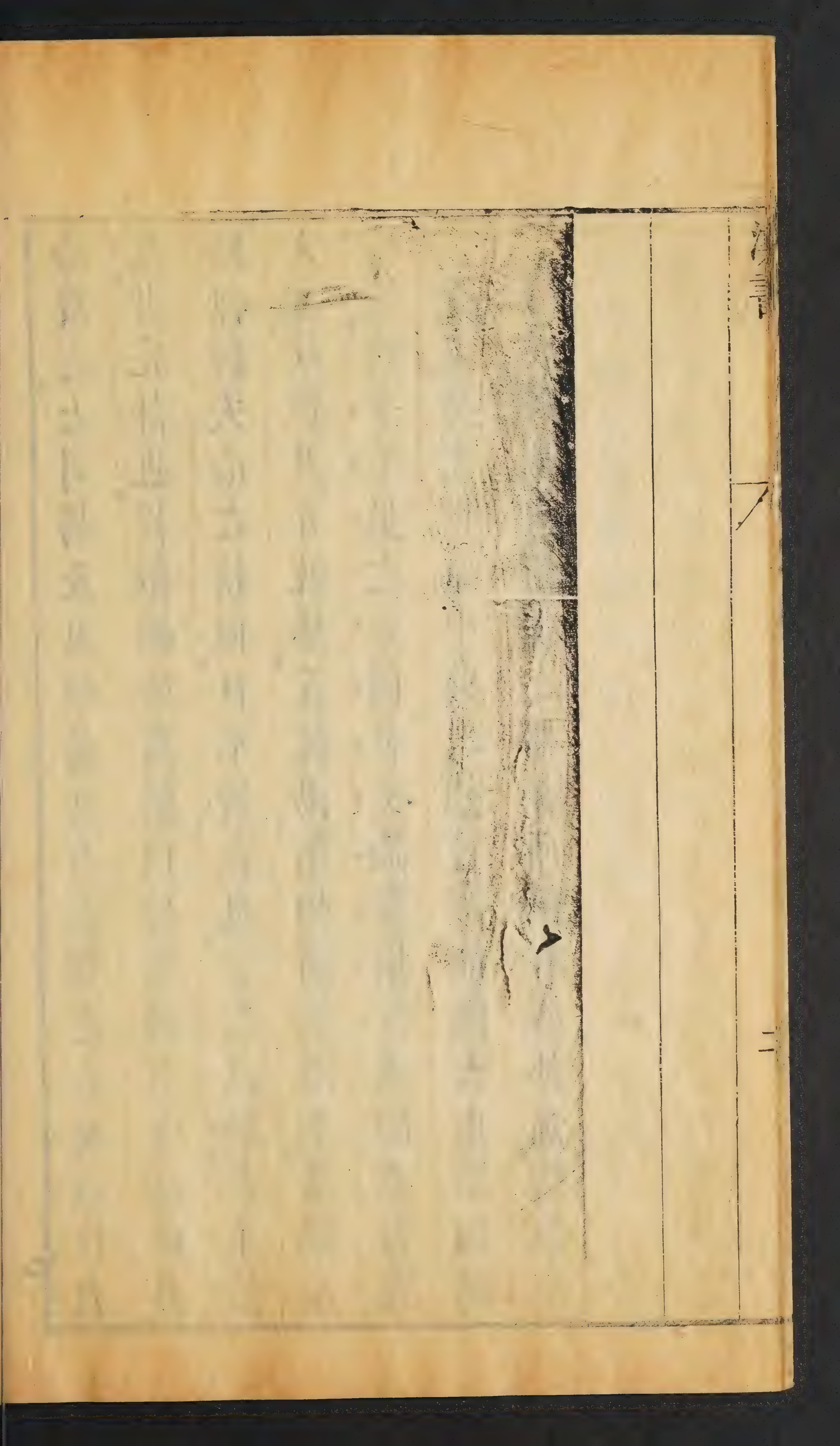
論處霍氏書宣帝親政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

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
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
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
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
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
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繇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全元功之世厚中興之德可謂能斷大事迺以爲任治煩亂非師傅之器非所望有容於蕭傅哉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守廷尉史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尚德緩刑書昌邑王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

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自安之道在人之亦悚然可畏溫舒仁心內篤文

采外顯不大其用此爲惜已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好學諸儒稱述焉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即位望之與弘恭石顯忤飲鴆自殺上却食涕泣哀慟左右

滅匈奴對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可因舉兵詔問望之計策

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

戎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

此德之盛也

太傅之文旨義嚴簡不爲游詞西漢之文未有如

其貴者也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少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屯田奏三上報曰後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邪謂何時也

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所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校葢用闌械闌養馬也便兵弩○飭鬬具○燓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

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

嘗曰、得以敎五年、宜以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營平屯田諸策兵數用度時日程候歷歷皆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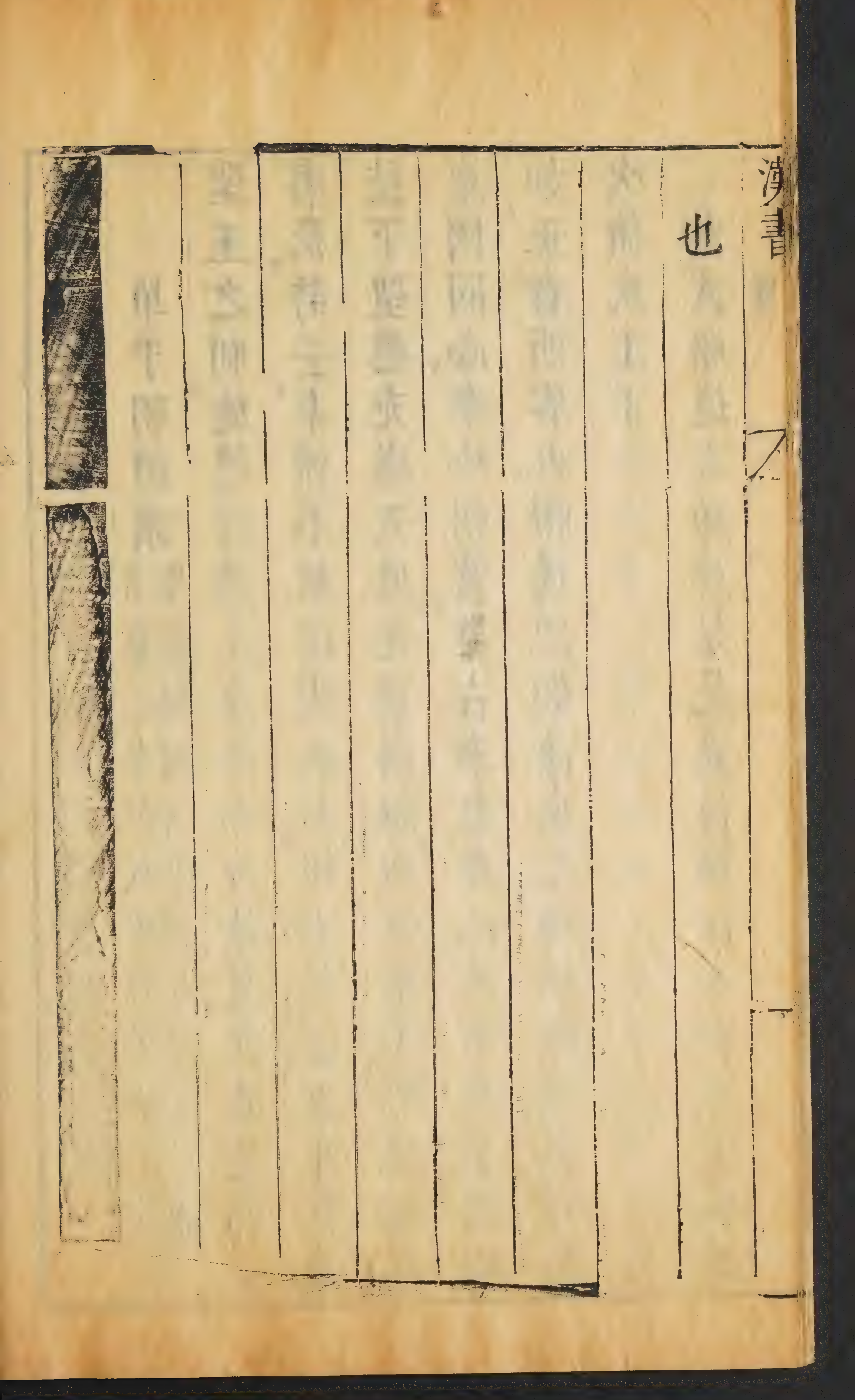
算此篇論其大勢尤極慷慨想見忠義之氣

有司

單于朝禮議 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海、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

孝武昭遠之功於是見矣詩所謂貽厥孫謀愧者



也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明經絜行欽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爲御史大夫卒

循古節儉疏元帝初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天子納善其忠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

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

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填與寘同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

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
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
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
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
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
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
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
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
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

官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舍置也獨畱置之）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貢禹之文質樸近野然其委蛇處乃益不勝嫵媚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即位弘恭石顯弄權更生免官遂廢十餘年成帝時乃復進用更名向是時王鳳秉政向以外家日盛上封書極諫上數欲用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條春秋災異封事 周堪爲光祿勳張猛給事中大見信任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進懼其傾危上封事諫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鐘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王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

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

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卒盡也憯曾也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竝起、

螽午猶雜沓也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

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成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晉人圍郊鄭傷桓王、鄭伯射王中肩戎執其使、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

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
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
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
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
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
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
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
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
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

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通）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

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
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
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
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
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
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

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昔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

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廣引深辟。語多微詞。忠臣之心。則亦苦矣。卒於宣

洩怨毒轉增自非明主曷可忠言

敢怒毒律諧自非明主焉可忠言

劉向

諫延陵制度泰奢疏

成帝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向上疏諫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亾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亾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

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
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亾。孔子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
絮斮陳漆其閒。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閒也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

輿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

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
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葢
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
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而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
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
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
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

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
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亾羊羊入其
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
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
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
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
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
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

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惽古悶字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

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橅音規摹之摹)以息衆庶。

諫山陵從國之存亾發議譏防王氏之意懇懇言端

劉向

定禮樂疏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

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敎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敎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仁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上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匡衡字稚圭東海人說詩解人頤
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

政治得失疏 衡爲郎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

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

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顧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

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日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繇此觀之治天下者

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

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祲氣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

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時所當言無大恭顯舍爲支詞何望其當國有所奏白也

匡衡

治性正家疏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有體有度

有韻有変

匡衡

南北郊奏 成帝初即位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

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繇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南北郊分合議無常主要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

之一語可爲萬世解惑

韋玄成字少翁讓爵辟兄宣帝高其節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遂繼父位封矦故國榮當世焉

罷郡國廟議貢禹奏言郡國廟不應古禮下詔議

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

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漢世廟議紛然不定然外廟宜毀愚者能明此議援經引義篤雅極矣

翼奉字少君東海人好律歷陰陽之占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

再奏封事 元帝即位災異連年不息因赦天下舉直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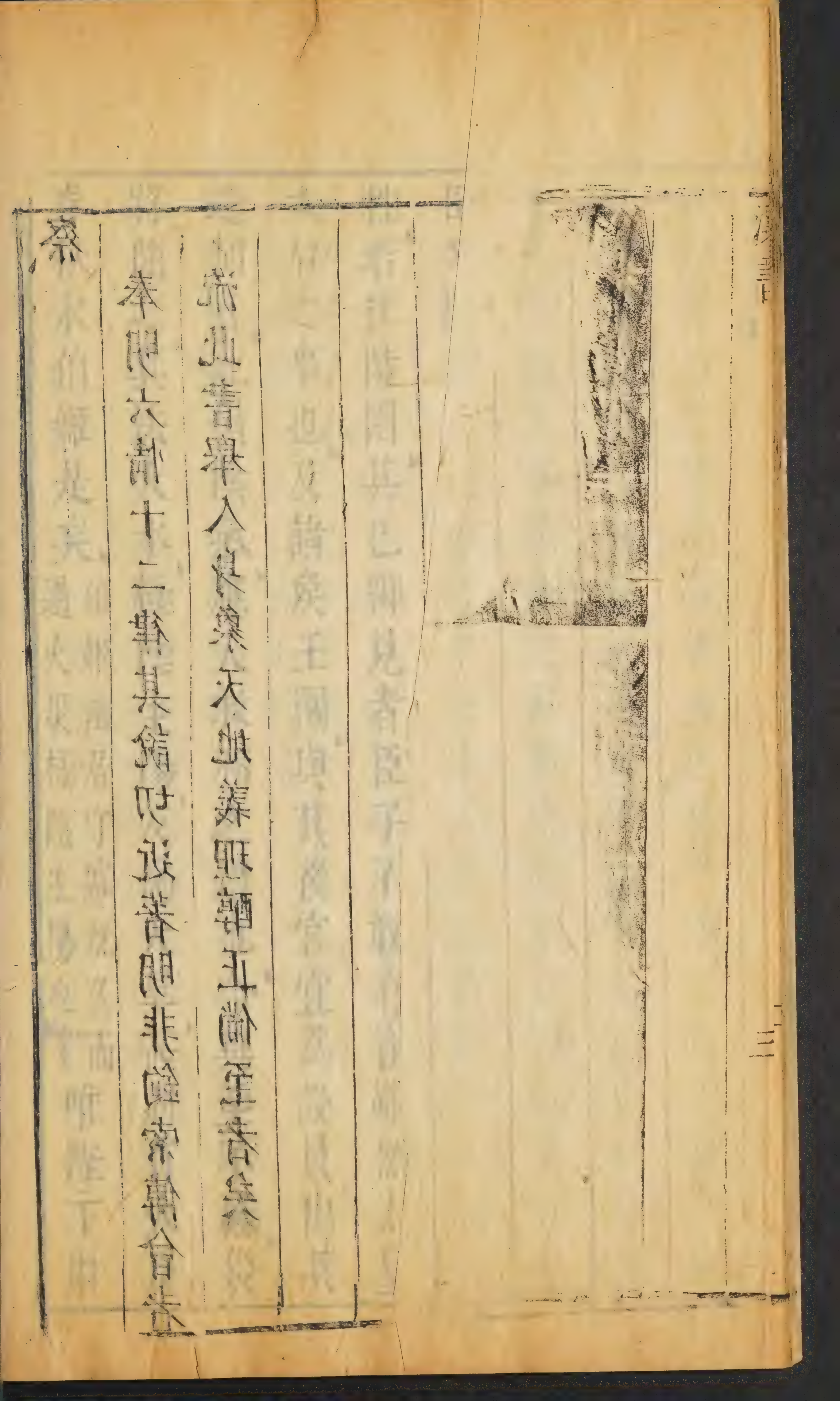
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

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亾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

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
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初起用事也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
歲本首王位春也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
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陰氣盛矣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
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
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

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

察、
奉明六情十二律其說切近著明非鉤索傅會者
流此書舉人身象天地義理醇正備至者矣



說上距絕祭祀方術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遥古遥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耕耘五德朝種暮穫顓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

方王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

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化色五倉之術者。

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

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

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

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

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

欒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與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擘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巳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日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唯陛

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朋者

先論其理後實以事最易通曉

諫上微行

成帝好爲微行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王音劉向等數以切諫

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戶

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
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
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況
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天子自去其尊。所謂白龍魚服者也。志故曰。周景
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爲近雞

既

谷永

訟陳湯疏 湯矯制捕斬郅支單于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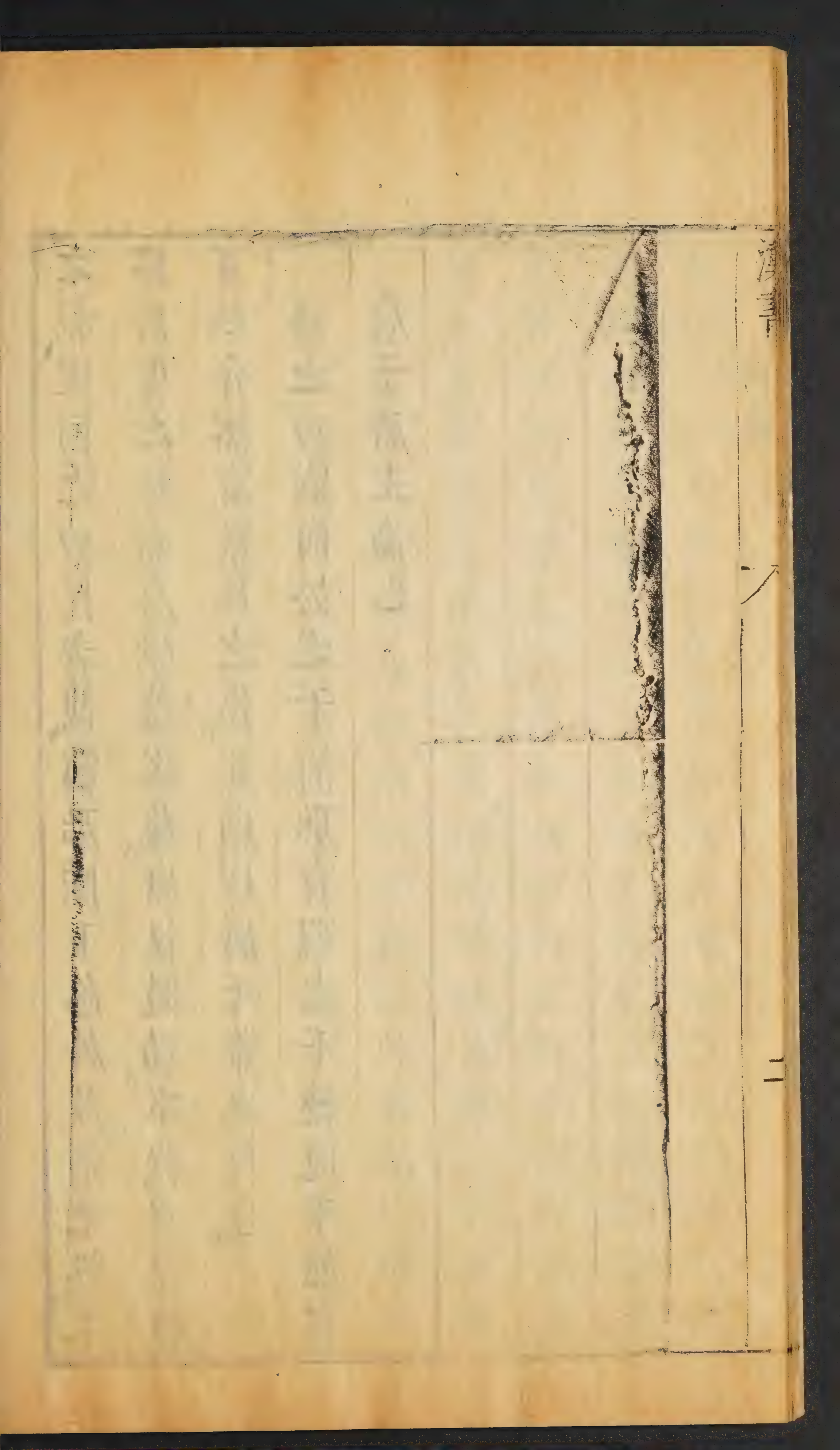
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

發愊億憤怒之貌卒輿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

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幸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湯之功劉向訟之于前耿育理之于後昵于姦臣

廢于庸主傷已



師丹字仲公琅邪人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太子以
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大司馬大司空

定陶共王議 冷褒段猶言共皇太后宜立廟京師丹議曰

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

子共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體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此繼統議禮之始遂居後來正人之首

王音

上言飛雉集于廷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廷登堂而雊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引據經典不爲傅會學識在董劉之上矣

王音

對中常侍鼂閎詔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

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亾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讇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内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

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毋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亾太后不知處所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漢人言克己復禮生活飛動與宋儒言正心誠意木悶板腐自然不同也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年十二三失父孤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永始二年擢爲丞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

奏紅陽侯立黨友 皇太后姊子淳于長有罪遣就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

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巳皆內有不仁

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絶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于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

平當

雅樂議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雅樂能說其議弟子宋曅上書言之下博士平當考試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亢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

指歸於典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平當之說已是膚談公卿又以爲久遠難分明議寢憲王之樂卒于無傳矣

賈讓

治河策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賈讓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遺留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

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
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
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
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
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
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
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
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
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

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大故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
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
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皆往往股行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塡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此文不獨爲千古治河石畫其實治民之道馭虜
之方盡於中矣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

災異對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汚玉堂之署比得召見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

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

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詞之托、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

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illegible]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亦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以崇社稷、尊强本朝臣聞五星者、五

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星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爲帝填星爲女主）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角兩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太白發越犯庫、（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動佞巧搖貌）

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堂入房星也也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政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

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
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雷雹之災、秋月
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
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
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
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

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出水漂踊與雨

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后妃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强本朝夫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

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

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
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
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
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
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
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
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
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
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

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省神、反覆愚臣之言、

持論周匝發於忠憤亦經術之有用者惜乎不究其意

王嘉

遣將行邊對

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天變

上以問丞相

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傳讀曰附著

音治略反

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之往也言揺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出語如經可叅伊訓說命之間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請重二千石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于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以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

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

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力持董賢忠義慷慨奮發爲文又何安徐詳審也

鮑宣 字子都渤海人好學明經哀帝初爲諫大夫升司隸摧辱丞相孔光下獄髡鉗王莽誅忠直不附已者宣繫獄自殺

論董賢書 是時群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正月朔日食

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

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蚈日連陰不雨蚈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懷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顧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毣音沐 猶蒙蒙）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哀帝之庸猶知感其信其所言之質

毋將隆 字君房東海人大司馬王音請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莽秉政徙合浦

諫賜武庫兵器奏 董賢貴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

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埶國威器非其家備、也契鈇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

不費於說其理迺嚴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諫辭單于來朝書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勿許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青泉京師大駭發五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
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姐音紫艾朝鮮
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
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
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
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

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

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雄之文險譎鄙飾絕似其爲人此篇寬平俊偉一反其常

顧在觀觀生　沛中蔣光衢克昌

雲間　許淸衢介夫輯評　顧之莘宗之叅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詵天生

婁敬　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

諫都雒陽疏　時議欲都洛陽敬請居關中上即日西幸賜敬姓劉氏

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

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政、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天下形勢關中大勝洛陽英主一聞敬議而莫漢

社二百年良有以耳

薄昭

諫數淮南厲王書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過趙王獻美人幸有身趙王築外宮舍之貫高事覺并逮治王厲王母亦繫告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后妬不白辟陽不强爭厲王母巳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立長為淮南王孝文即位驕蹇數不奉法

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

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骫古委字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屬謂委棄之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

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也）幸

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專諸孟賁也常出入危亾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亾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

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太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亾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

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長以母死非命激而成恣自是血性男子文帝不能委曲善導使就和平從而數之布粟之淫所自來已

鄒陽齊人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有邪謀知不可說去之梁

獄中上梁孝王書陽爲人忼慨不苟合羊勝公孫詭等惡之梁孝王下陽吏將殺之陽乃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廼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亾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桼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

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
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
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爲人灌園令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

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

也令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言爲左右便僻侍帷廧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怨時之不用己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合與不合明與不明只是一意反復不厭情之亟

不覺。其言之複亦文章不復自能不重也

非夫子孔子商之情皆歸之猶而後然也
使不軌之主數年數同年此經營所以情務也
性亦修作其首協循人則者不以私害
義威刑名數名不殺刑傷行故聖名將俘曾于不入
邑統諸歌舉于四車今欲使天下豪靡之士能終咸
貴之禮皆然仰觀之貴固而行以事君謹之人而
學而雜於友者則士有欲成而次嚴般之中耳安否
通也信而趣固于者也

不覺其言之痛於心言不痛不自責不盡邊

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徵乘道死

諫吳王書吳王怨望謀爲逆

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德政和平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

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郤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爲綆索久鍥斷井幹也統古綆字也音鯁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多有名言可以佩服類儒者之詞非游說之說也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爲昌邑中尉王郎位以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數諫爭得減死復爲益州刺史博士諫大夫謝病歸吉與貢禹友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諫昌邑王疏王好游獵馳驅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
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
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
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
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

勸學一段足使心曠神怡若將可及

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客游梁著子虛賦上讀而善之乃召問爲郎病免

諭巴蜀檄　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蜀民大驚恐上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

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于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
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
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使者百姓兩不直之大體所存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

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父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葢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

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卭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

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
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鄉
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爲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巳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巳哉且夫王

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覽其情詞爲巳解嘲堅上意耳何云諷也怨武帝力所優爲無害于勸此等事特不可以他主耳 嘗試

司馬相如

封禪文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言封禪事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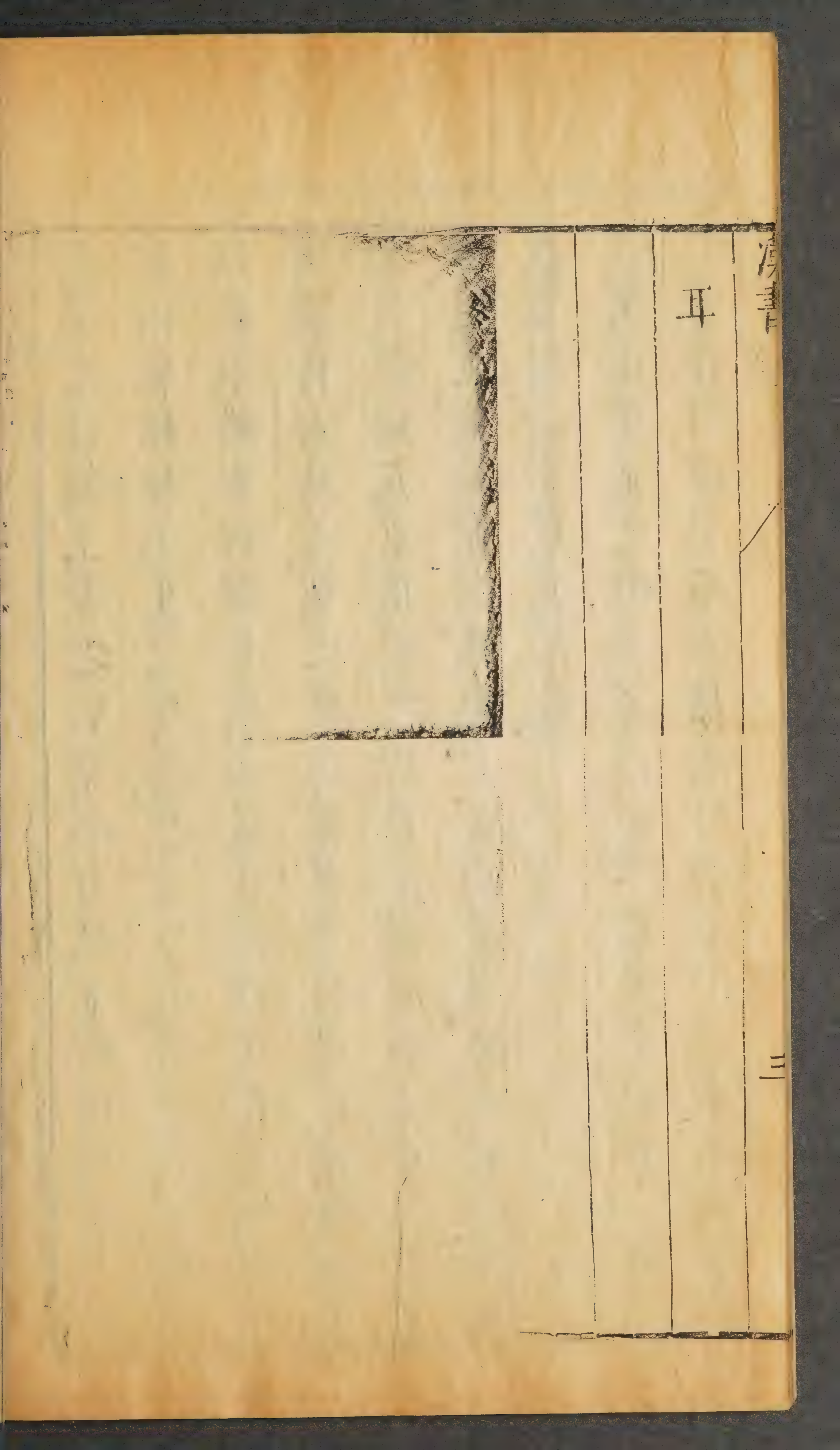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無聲無有惡聲也）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汭潏曼羨（汭潏曼羨盛大之意）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

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
逝、爾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
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
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
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
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
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恧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
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
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
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嗛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
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
不可辭若然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
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
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天生漢武之好大不封禪不已天生相如之浮華不作封禪書不止總之點綴乾坤一事不必深論



耳

劉歆字子駿湛靜有謀博見彊志過絶于人成帝時爲黄門郎哀帝即位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移書讓太常博士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及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樂官哀帝令典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

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書、猶廣立於學
宮、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
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者。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道。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

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過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六經既火之餘。搜隱求伏。補殘完缺。漢代之力實爲不小。觀歆此文。其爲左氏功臣。先于杜武庫矣。

爲不小觀此文其爲左氏功臣先非其道歟

六經煨火之餘使隱未復補殘完缺漢代之功覺

聖意以降于文吏之議甚爲回互君子不取也

杜欽字子夏王鳳以外戚輔政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乞骸骨去以壽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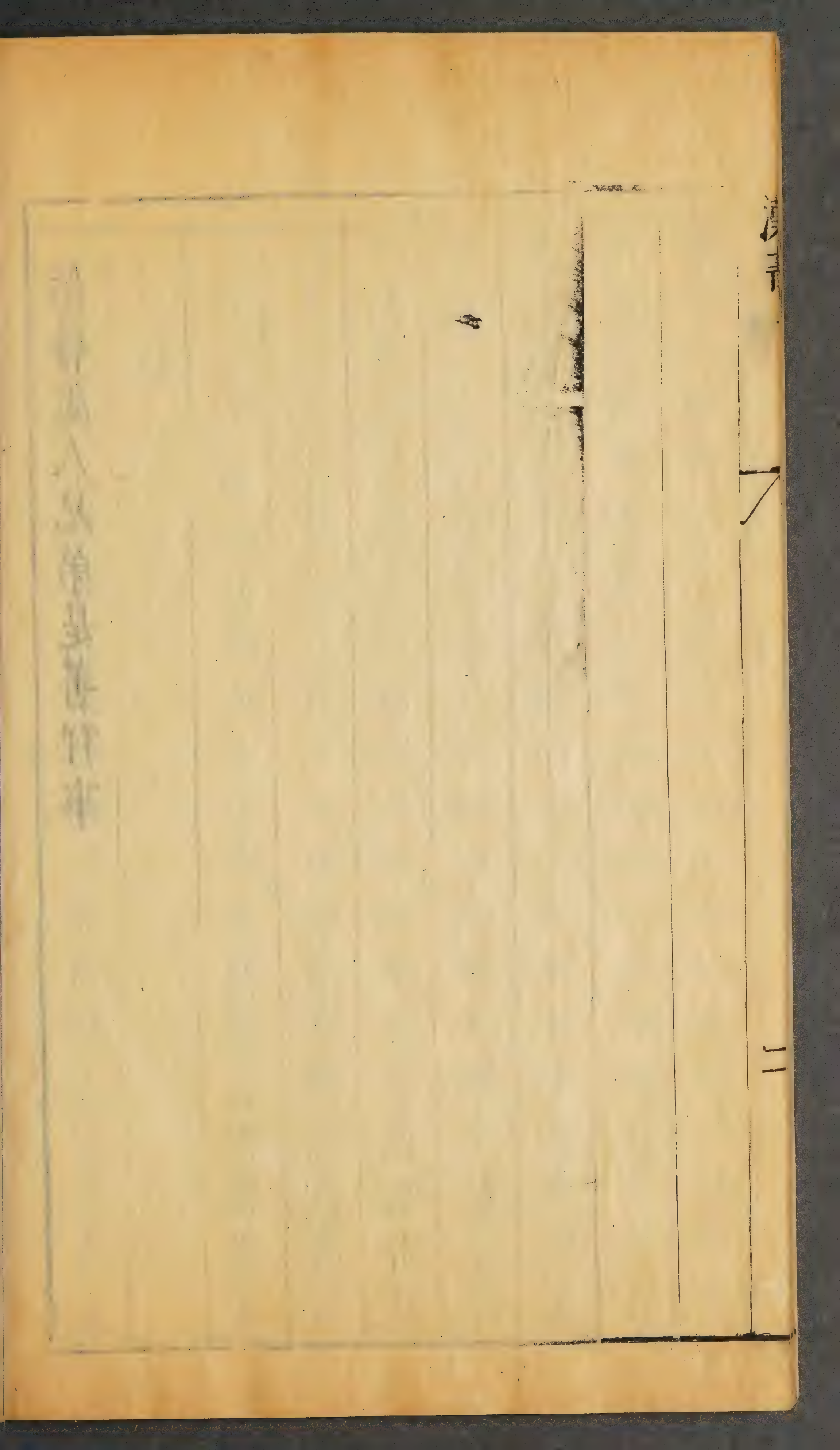
說大將軍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鳳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繇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周書湛樂之從周或克壽或四三年吉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

盼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倈異態後倈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

杜欽谷永黨附王氏專攻主失匿情之文本無足

然善處人兄弟是善祥事



杜鄴字子夏徙茂陵以孝
廉爲郎與王音善

說王音平阿侯譚薨上復令譚弟商特進領城門兵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說音

僕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于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彌疑彌疑謂左輔右彌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佑兩

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加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訢而召立擊陳平共壹飯之籑而將相加驩、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爲絳侯具食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

杜鄴能譏丁傅而不敢忤王氏丁傅爲害不深也

賈誼

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卬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亾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亾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鍉音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

爲旗。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贏擔也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
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適戍之衆、不
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
之士乎、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

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與亾強弱之閒忽然兩絕以太史公之好奇而用此爲陳項傳贊足知其奇妙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四方士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朔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嘗醉小遺殿上

放蕩詼諧終不見用

客難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

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
鍾于宮聲聞于外隺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
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
得信厥說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

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淸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葢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魋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鼱鼩小鼠也）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

固不得已、

東方先生人品文章漢朝第一惟其滑也觀其修身道常之指此實聖人之徒而漢史以滑稽目之過矣

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食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

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
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
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
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
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
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
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

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瑑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阤頹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説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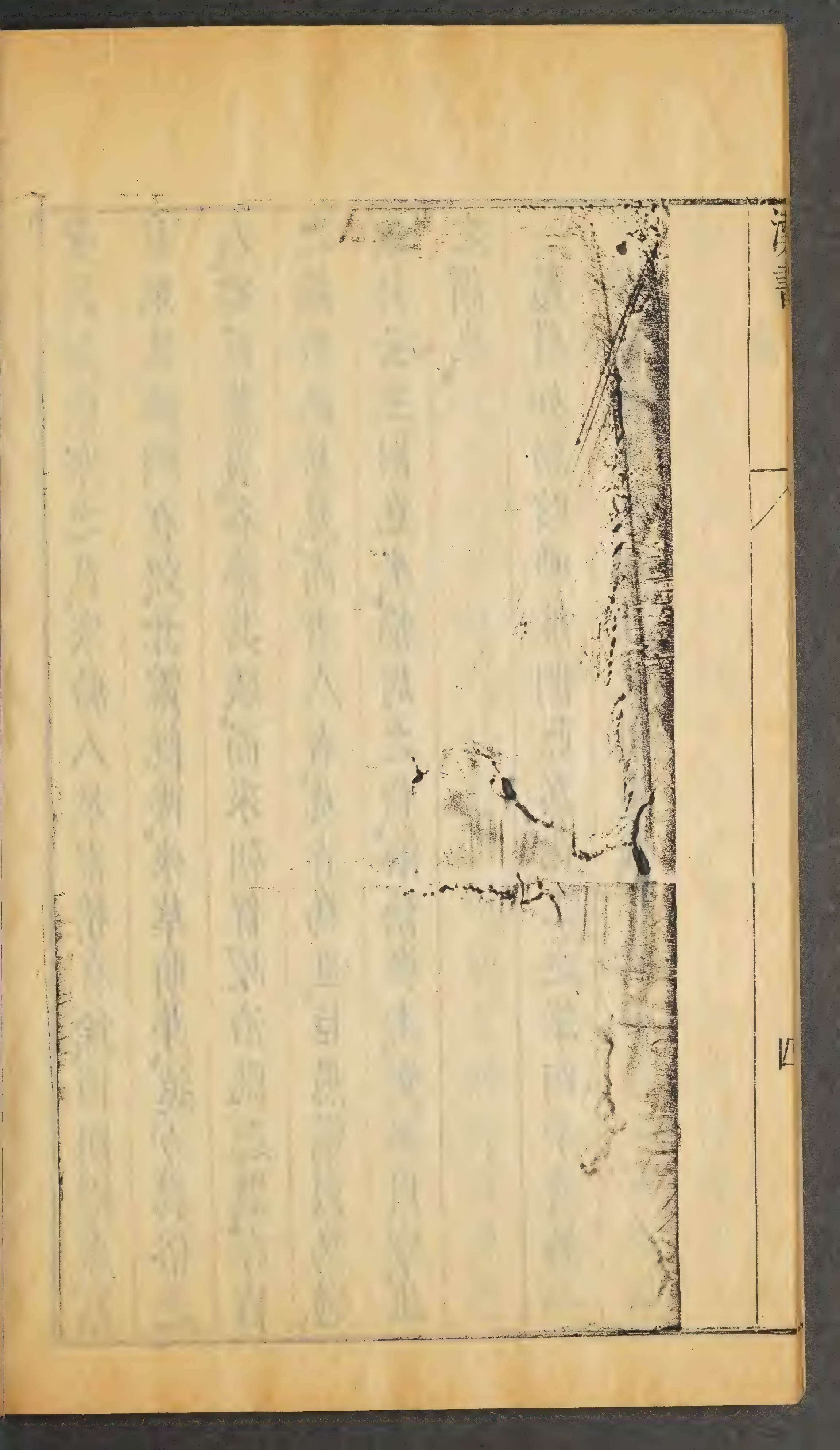
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

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

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

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鬚眉如動咳唾能聞此爲化工之筆四子講論一效便俗天人相法此以遠哉



漢書史論

顧在觀覲生　沛中趙延祚永錫

雲間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參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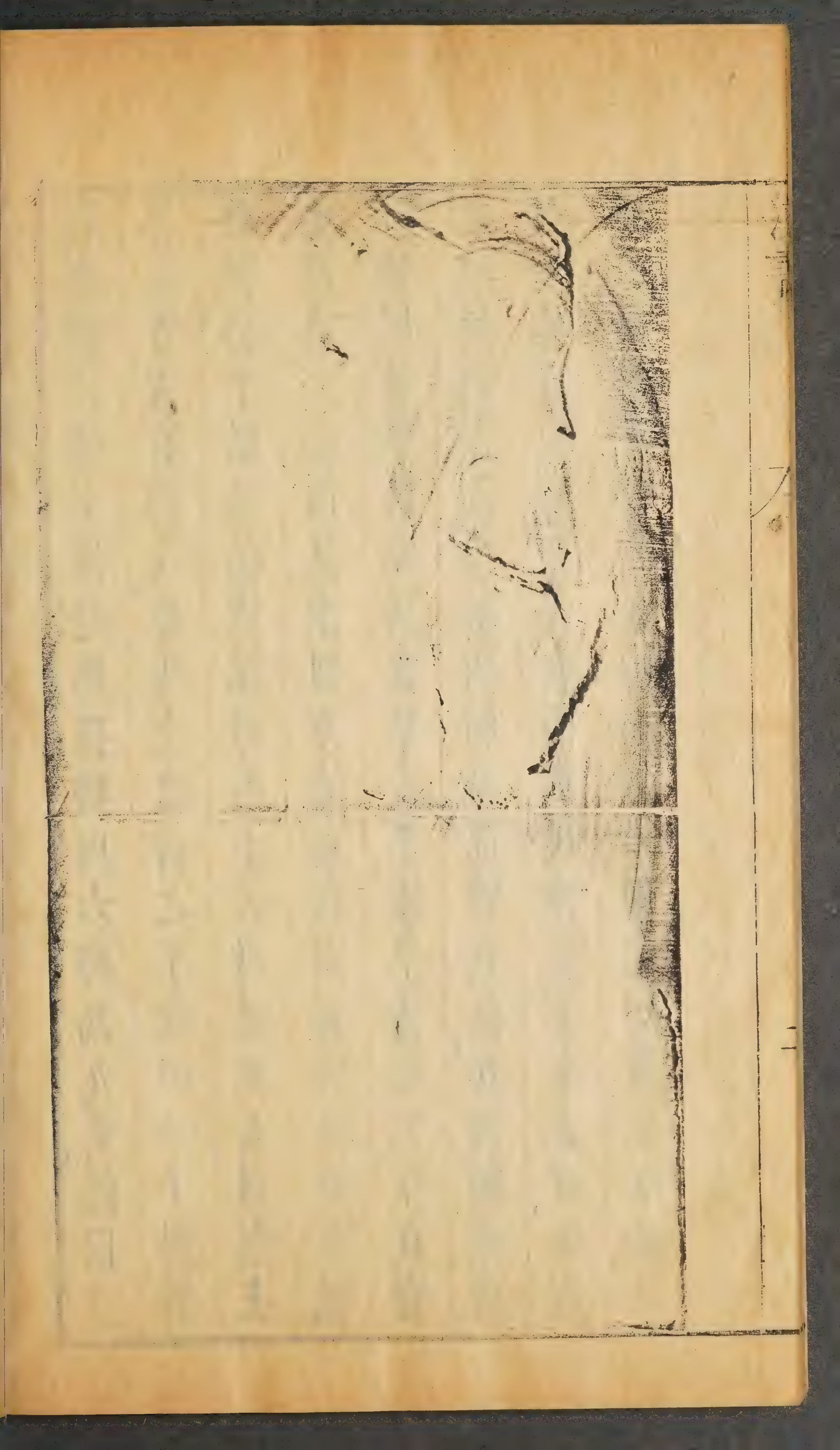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百官公卿表

易敘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爲宓羲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

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禼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

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知新之義云、



漢書序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章著也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嚴謂莊襄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旣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

削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閒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憯於謗議（憯音慘）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序異姓諸王而反覆於漢有天下之易本漢所置

又旋踵隳滅天下一統是以論其勢也

阸陿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跡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亾骨肉本根之輔外亾尺土藩翼之衞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

同姓寡少懲戒亾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三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

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
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
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
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
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
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
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
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

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亾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亾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亾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

王厥角䭫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利害昭晰非後世封建論所及

漢書序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矦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亾。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矦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呂丁復蟲達）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迄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

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由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恤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亾國（以立亾國之後爲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飾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

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亾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亾則厚德掩息遴東布章東古

簡字也遴讀與咨同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開基之主安享王業佐命之臣出身蒭死雖有尺土之傳旋受誅夷之咎漢之少恩也讀此序行道爲之隕涕

漢書序

外戚恩澤矦表序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畧盡。會上亦興

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修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衞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襃紀之義（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襃為侯）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寖廣

漢書序

溝洫志序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後受禪於虞爲夏后氏殷因於夏亾所變改周既克殷監于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

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而保
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視吉凶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
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
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
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摠其盟會陵
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
遂并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

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

十志文繁詞重不可載又不可得而刪畧此序全採禹貢周官處輙一去之烟波澹蕩文有餘情此

以知爲大家之作矣

漢書序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

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

讓君子之遺風矣

去戰國以上諸人視史記爲澹宕矣

漢書序

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矦卿大夫士至于皁隷抱關擊柝首(柝音吐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用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

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槎古槎字）蝝魚麛卵咸有常禁（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麛毋卵）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會期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晏工

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于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

士庶人、莫不離制而弃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爲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

許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錄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貧富之間盛衰之際太史公爲裂眦班孟堅爲雪涕

漢書序

游俠傳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

藉王公之埶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

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亾宗非不幸也

此等豪傑欲使人不愛之重之勢不可得欲不使

人死之亦不可得班氏譏太史公退處士而進奸

雄觀此文又何說也

漢書贊

武帝紀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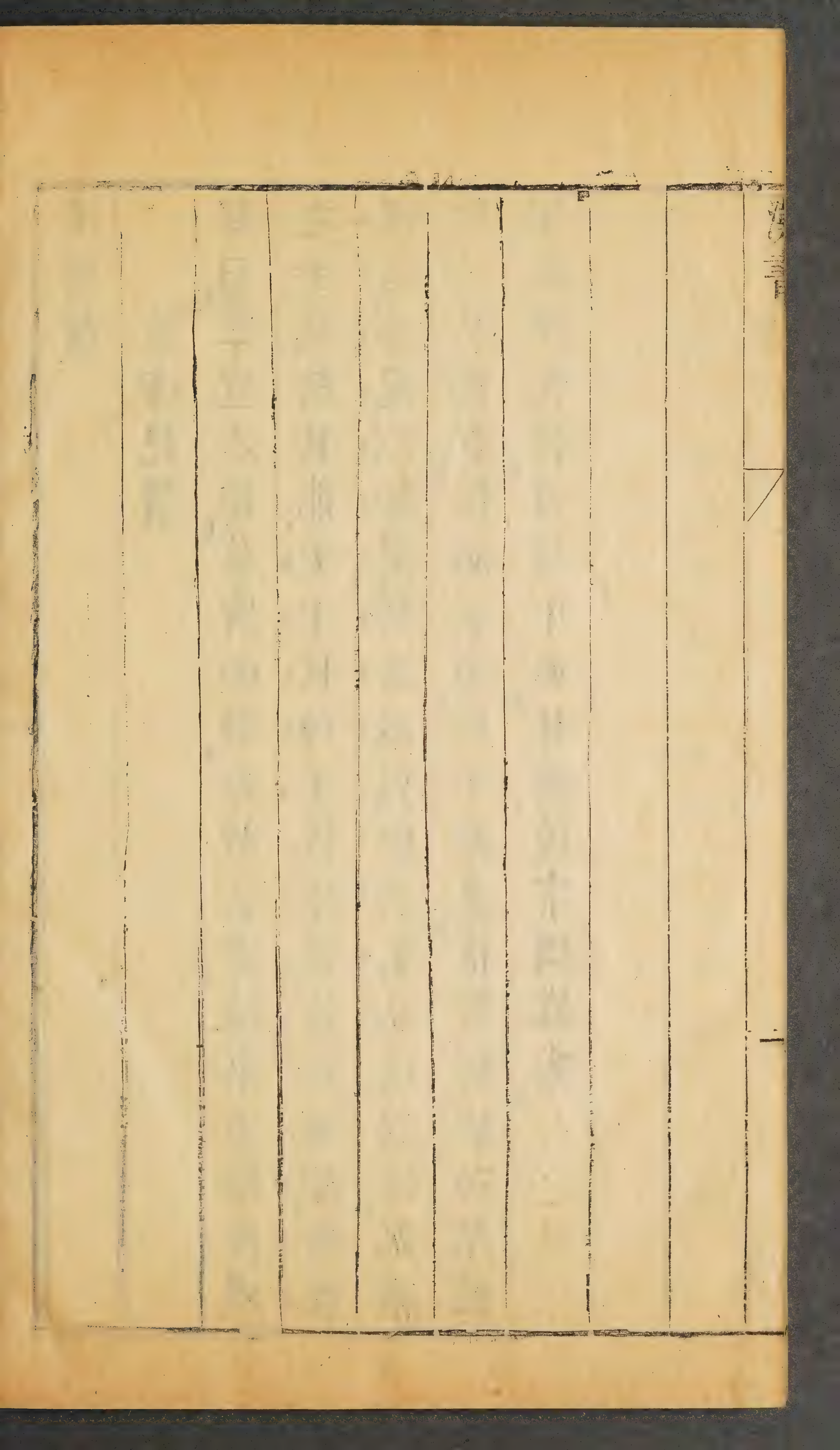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此贊不獨善容武帝之盛亦雅稱武帝之氣

漢書贊

宣帝紀贊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亾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漢書贊

元帝紀贊

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郊祀志贊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攺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傳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復以火代金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

父子㠯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㠯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㠯水德閒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錄是言之、祖宗之制、葢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前漢水土不定後漢赤火遂明然未嘗以此爲兩漢優劣也抑末矣

漢書贊

張耳陳餘列傳贊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亾、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埶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凡令之人可不自省可不自厲

季布欒布田叔傳贊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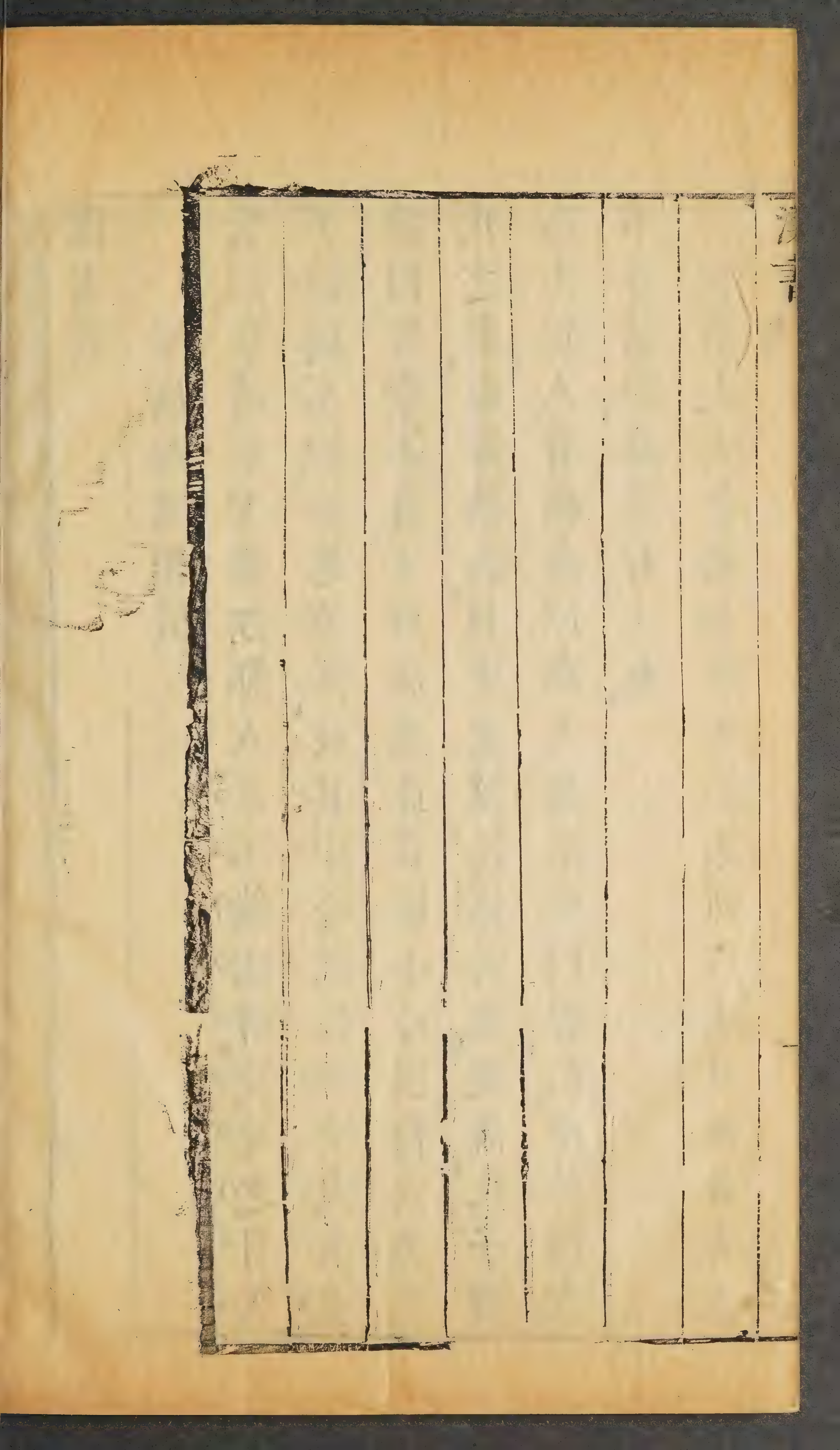
直可作太公史贊

漢書贊

李廣蘇建傳贊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也。

言士大夫皆爲李將軍流涕、所以深致恨於青也



武王子傳贊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繇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激去至極之災 致福善之氣也 引 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傳 引

建元六年長星見元朔元年春戾太子生然止竄

黷奬仁言勸戒深矣

漢書贊

佞幸傳贊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葢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榦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

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即無董賢無救王氏雖有二孺鄧韓諸人不爲高惠文武禍也賢亦不幸而事值哀帝者矣

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繇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孝武之盛開闢以來中國未有也輪臺一詔功遂

業成以示不可爲法於後世耳豈知聖人之心哉

